



苏西 著

花见花离 与草木同喜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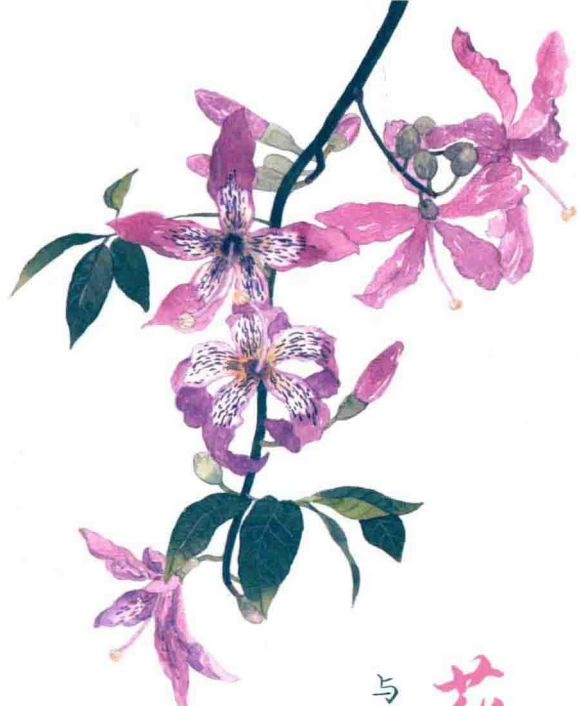
厦门文艺地标一茶书房女主人
苏西 撷十年花香，书写似水流年

与繁花相见 与草木同喜
花香油墨 四季芬芳

希望余生遇见花望树，来去自由。希望水流云在，花开花在，美好永在！

路内 史航 粲然 实力香荐！





花见花离

与草木同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见花离：与草木同喜 / 苏西著. —南京：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594-3073-1

I. ①花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5343 号

书 名 花见花离：与草木同喜

著 者 苏 西

责 任 编 辑 孙建兵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99千字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073-1

定 价 5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花若离枝

序

我有几个女性好朋友，全都属于那种半年、一年甚至好几年几乎没什么联系，但是如果有人问起来，随时随地可以眉头动地的点头承认道，是的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非常坦然，没半句是客套。同时深信不疑，对方也会这样说。苏西就是她们中的一个。相比葛巾、百合（写到这里才发现，我的女朋友们怎么都用花名做了笔名），苏西因为常年住在厦门，我们来往最少，尤其这几年，她结婚生子，不再满世界溜达，我们简直见不着面，唯一的联系变成隔几个月她问我一次，又来一种新茶，寄给你试试？要不然就是我在她的公众号“草木纪”里读到她新新旧旧的文章，看她写闽南的花、树、老风景、旧时光、新岁月。她依然写得很好，只是跟我一样，写的越来越少了。

这几年，年纪渐长，故人四散，人事更迭，我越来越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看朋友圈，好像谁的生活都不错，再仔细看看，好像谁都不容易。我人生的大半时间献给工作，在电视剧的起承转合爱恨情仇里托物寄意，剩下一小点，我献给无边沉默的旅途。景色总是新鲜的，人，只得我一个。偶尔在旅途中翻翻苏西的公众号，会惊讶地发现，这地方，她来过，她写过，她也曾经有过跟我一模一样的感慨。她写一棵树，一朵花，也有充沛的感情，那些南国的植物，在她那里永远有热带的生命力，一岁一枯荣，开了败了都是寻常事，再热烈的花朵，萎谢入泥土，仿佛也没什么可惜，毕竟自然法则就是这样安排的，怕什么，再等下一季的春风就好了。

在她笔下，草木从来不是无情的，无情的往往是无故攀折枝的人。作为作者，她可能永远不知道身为读者的我在印度的果阿读到她的《凤凰委羽》里写到“凤凰木是深谙季节之道的树木：夏秋二季开花，夏日热烈明艳，秋天清淡安静。盛夏里晴朗的天色下，处处是绿树红花，似燃烧的火焰，如夏阳的炽烈，是青春盛开到极致，不肯错过每一刻照亮自己和别人的机会。这艳丽里有不管不顾、无所顾忌的霸道。于是，再热烈的花朵在凤凰花的对衬下也都要低眉敛首了。倘若台风一来大雨一下，隔日里见破碎的红铺满一地，那真是连哀伤也是华丽张扬，奔放肆意的。骊歌初唱的夏天，如火如荼的凤凰花，是明日又天涯的伤感，是挥手祝福的颜色，所以闽南校园里的凤凰花是离

别最好的幕景。开场，落幕，年年上演。但伤感总会归于沉寂。转瞬，离开的人将有新的开始……”时有多么巨大的触动，那时我尚不知我人生里匍匐的怪兽就在不远处等待将我撕碎，只是一个写作者的敏感在本能里提醒，这眼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日子，我三十岁最后的几个月，就犹如苏西笔下的凤凰花一般，很快就要破碎一地。但她又在文章里善良敦厚地安慰我：

“植物们总是稳妥守序。我们都应该向它们学习，明白季节规律之不可逆转。过了季节的事，但有不甘不愿的，也不过是凤凰木树冠上的火红碎花，允许着最后回味几日，便要归于静默。然后，等候下一年花期到来。所以，当自长街拐角处遇见还开着花的凤凰木，心下虽有如遇见故知，暗自泛起重逢的微微喜悦——也只是微微的，你看洋紫荆依旧热烈，木芙蓉也还娇艳，三角梅长开不败，属于凤凰花的季节，毕竟已经是终曲。时节自然的流动，也是人世转身的离别，彼此默然，山川无言。再看看凤凰木，结了果，累累挂着长长的豆荚——豆荚颜色从青转到褐，如季节一样渐渐深浓。”如果不是她找我给新书写序，可能我永远也没机会告诉她，在其后的人生每一次离别，她笔下的凤凰花多少次的安慰了我。真的，我这一生，纵然不若漂萍，谈不到矫情的“我亦飘零久”，即便只如草木，若能像苏西笔下的这些草木，我也觉得化作春泥是有价值的——花也好，人也好，谁能永远不败不落不萎谢不别离呢？花若离枝时该怎么办？苏西用一整本书告诉我，要学习植物们，安静顺时，用

尽全力开花结果，待花事了时，也不枉照亮过春天的角落。

作为苏西许多年的老朋友，我从博客时代就喜欢她的文字。但是相比她激烈冲撞的二十几岁、迷惑流浪的三十几岁，我更喜欢现在成熟丰盈的她写的这些文字。作为一个北方人，我对福建有着难以描绘的奇特感情。我爱过福建人，喜欢福建茶，爱听闽南歌。看苏西写福建的一草一木，对我来说，是享受，也是折磨，记忆里的阳关三叠，晴川历历都在她笔下了。故事再难续写，而回忆永不泯灭。

谢谢她出这本书，也谢谢所有的你们看。

张巍

2018年中元节

张巍，女，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、研究生导师，著名编剧。

主要影视作品：编剧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《女医明妃传》《长大》《班淑传奇》《陆贞传奇》《梅艳芳菲》等二十余部电视剧作品；电影《101次求婚》编剧；参与策划电视剧《翻译官》《择天记》《小别离》等数部影视作品。

出版有《暧昧不起》《一生有你》《太太万岁》《这辈子活得热气腾腾》《当代中国电视剧叙事策略研究丛书：电视剧改编教程》《中国电影专业史：电影编剧卷》《外国电影史》等。

序·花若离枝 / 1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- 千山万水映山红 / 4
- 玉兰的未央歌 / 9
- 但爱紫薇浸晚霞 / 15
- 茉莉莫离 / 19
- 野姜花的温柔与慈悲 / 24
- 童年的紫茉莉 / 28
- 迎春花迎得几多春 / 32
- 沧桑过后七里香 / 36
- 荷花玉兰的霓裳曲 / 40
- 那蔷薇啊，只开了一个早晨 / 44
- 莲的乡愁 / 49



- 木槿花凋 / 54
- 梨花惆怅东阑一株雪 / 59
- 莫问桃花消息 / 64
- 檫木惊蛰 / 69
- 疏雨清明泡桐花 / 74

年年岁岁如初见

- 凤凰委羽 / 80
- 相忆处，刺桐红 / 85
- 木棉往事 / 89
- 浓情火焰木 / 94
- 会唱歌的鸢尾花 / 98
- 柚花的召唤 / 102
- 炮仗花的余欢 / 105
- 水仙的岁时记 / 108
- 水鬼蕉的清凉意 / 113
- 黄花风铃木的春声 / 117
- 美丽异木棉 / 122
- 如梦之梦蓝花楹 / 126
- 朱樱的小团圆 / 130
- 朝颜·夕颜牵牛花 / 134
- 相思树，流年度 / 138
- 临水照花木芙蓉 / 143



似曾相识香归来

- 白兰的心事 / 150
桐花万里路 / 154
关于含笑的永恒 / 158
秋之彼岸花 / 163
归来还看山茶花 / 166
第一个微笑的报春花 / 171
绿山墙上的络石 / 174
萱草赠你忘忧，且以疗愁 / 177
迷幻之花曼陀罗 / 180
一别两宽才合欢 / 185
春山的木香 / 189
尘缘如梦桂花香 / 193
却道海棠依旧 / 199
春兰报得三春晖 / 205
楝花的开场白 / 209
唯有鸡蛋花香如故 / 213

花开总与四时同

- 满城尽是羊蹄甲 / 220
转角处的夹竹桃 / 225
寂寞扶桑艳 / 228
日日长春日日新 / 233
故园的黄槐 / 236
黄槿四时花 / 240
随遇而安三角梅 / 244
泼泼辣辣马樱丹 / 248
软枝黄蝉的问候 / 251
炮仗竹的祈祷 / 255
岁岁年年旱金莲 / 258
清浅寻常狗牙花 / 261
悬铃花的晨与昏 / 265
栾树，树树秋色里的无限 / 269
龙舟季的龙船花 / 274
如果葱兰有秘密 / 278

后记 · 草木有本心 / 282

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

映山红



玉兰



紫薇



茉莉



野姜花



紫茉莉



迎春花



七里香



荷花玉兰



蔷薇



莲花



木槿花



梨花



桃花



檫木



泡桐花

又到映山红怒放的季节了。

这几年，城市里以映山红——或者说“杜鹃”为绿化植物越来越常见，甚至可以见到大片大片的造景。但看着那些桃红大红的花儿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前几日，少时好友返乡，说起这是家乡最美的时候，满山的映山红交错盛开。我这才领悟到，原来我喜爱的是山野之中的映山红，而非城市中人工种植培育的杜鹃，所以我执着地喊它们为“映山红”。又或者是我的思乡情结作祟，以至于看花不是花了。

同样也喜欢映山红的白居易，感叹它们“映得桃李都无色，回看芙蓉不是花”，惋惜它们在深山老去无人赏，便把野花儿从山野请到庭院里。第一次未能成活，他遗憾地赋诗：“争奈结根深石底，无因移得到人家。”还写诗戏问：“争知司马夫人妒，移到庭前便不开。”后来他把庐山的映山红带到了他调任刺史的忠州，终于移植成活，他再赋诗：“忠州洲里今日花，庐山山头去年树。已怜根损斩新栽，还喜



花开依旧数。”

白居易也云此花“本是山中物”，所以我更喜它们在山中开放的浪漫无羁。我喜欢在春天的时候回出生的小城。故园春花满山红，这是和春天最特别最美丽的约

会了。归乡的路由南向北，从海湾转到溪流，一路绿水淙淙，映山红在山间有清丽的光彩，那是一种沉默的问候啊，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”看到山花的刹那间，会突然想起这一句诗来。

也会特意空出时间来，去山间古道走走，赏一山的春花开。少女时与伙伴春游，最喜欢到这样的荒野。那些春天，也总爱上山摘了这红红的花回家，插在瓶子里，以为能留住些什么，却谢得很快。时常还会把花瓣夹到书页间当书签，彼时觉得浪漫又别致。多年以后，偶然翻开旧书，干枯萎黄的花瓣赫然如印记，“楼怕高书怕旧旧书最怕有书签”，我的感慨如同余光中这一句诗，故乡与山野，的确是“好遥好远的春天”。

白居易的诗里写：“今日多情唯我到，每年无故看谁开。”当年曾经一起看映山红的少年朋友都不知去了何地。世上何物最易催少年老呢？倘若我们重逢，大概也会一起感叹人世走到一半，脚上沾染的苍苔冷吧？而这满山的大红粉红的映山红，却是山深春晚无人赏。只是啊，我们这漫长的一生辜负的又岂止是一季的春？走到客舟听雨的中年，也就只能遥望一川烟草当作旧时颜色了。

我依然会折两枝花带回山下。一路山路曲折，不时可见春日丰沛的雨水在山涧中形成的小小瀑布，在深山里喧哗，又归于沉寂。千山万水家乡路，走得愈来愈远的不是只有我一个。故乡的春花年年依旧，只是时光与人心不似旧时。当下心里是

知道的，每归乡一回，我便离它越来越远——是内心里想要回来，而行动上却在计划远离，可是谁又不是这样的身不由己呢？

那一年走在港大的校园里，想到第一次来香港的19岁的张爱玲。想起她笔下的此地此景——

“春天，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，簌簌落落，落不完地落，红不完地红。……山风，海风，呜呜吹着棕绿色，苍银色的树。”

这是她记忆里的沉香屑，也是我的乡愁。有时候仍会梦见这样的春天：4月的末尾，到闽浙交界的山中看高山杜鹃。山间春雾弥漫，冷寒未尽，埋头于曲折陡峭的山路，努力攀爬，突然一丛高山杜鹃出现在眼前。山顶是宽阔的高山草甸，阳光照耀中群山绵延无尽。杜鹃从隐藏在坡道林木间的一小丛一小丛，到没有遮挡的灿烂蔓延。

却不知道我那些少年时代的友人是否还怀念那山野中的丛丛嫣红？旧日朋友提及顾贞观的《金缕曲》，想起遥远的少年往事，那一来一回写信的日子，曾写到这个关于友情的故事。如今才是“季子平安否？便归来，平生万事，哪堪回首”，也可再叹一句“我亦飘零久”，半世为人，与他人命运搏斗，“总输他，翻云覆雨手”……关于故乡，山长水阔的记忆深处，春天是最想念啊。

遂回忆起自童年始，我还是个爱“吃花”的人，山野里的花儿被我多数尝过，故乡方言叫为“小猫花”的映山红，拔掉

花心，扔进嘴里嚼一嚼，酸酸的，最后带有一点点草木的涩味。那大概也是春天的味道吧。而城市里的春天，当然欠缺这样的味道。所以，在不能归乡的春日里，也会寻思着去近处的山林里看花。记得前年的清明，就和友人们在大雨中去泉州乡间的山野寻花。到了目的地，但见雨停风住，传说中的樱花桃花疏疏落落不成气候，并不可喜，反倒是满山绿树间星星点点的映山红，带了热闹的春情春意，这才使我觉得不枉此行。

听说岛外同安的云顶山上，每年春天也有映山红绚烂盛开，但却一直未能去看看。惦记了好几个春天了，不知道在这个我依然不能返乡的春日是否可以成行。

这么一想，也就很感谢为城市绿化工作的人们了，至少让我得以在这些花影之间找到几分山野的趣味和喜悦，也抚慰我的思乡情浓——那么，再看城市许多角落里的杜鹃，则是看花又是花了。

